



红染秋霞图 ■王照辉

咬文嚼字

让诗坛鲜花开得更绚烂——谈东西方诗学的互动互补

■葛乃福 文

东方诗学受西方诗学的影响是明显的。他们的多种现论,诸如结构主义诗学理论、意象派理论、新批评派理论、新写实主义理论、超现实主义理论等,以及由这些理论为指导的众多诗学流派,诸如新浪漫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具体主义等,均对东方诗学有一定的影响。这些理论内容繁多,但归纳起来不外是内容与形式两方面。

就内容而言,是注重隐喻、暗示,表现曲折、隐晦。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略特均为以上理论提供根据。海德格尔说:“作者的思想越伟大——这与他著作的内涵和数量无关——他的学识成果中的非思想就越丰富,即那种最先萌生、只能通过他的思想去体现的、尚未形成的思想”(转引自《结构主义诗学》页19)。艾略特说:“我们的文化十分多样而复杂,而这样的多样性和复杂的效果,于是诗人就不得不越来越包罗万象,越来越用典繁多,越来越曲折隐晦以强求使用语言,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玄学派诗人》)。

诗人徐志摩、郭沫若、艾青、辛笛等,他们的诗歌分别受到哈代、惠特曼、维尔哈伦与奥登的影响。台湾诗人弦弦、周梦蝶、罗门、侯吉谅等,他们的诗歌分别受到里尔克、帕斯、戴维希与桑德堡的影响,尽管诗人罗门与侯吉谅未谈及他们的都市诗曾受到过何人的影响。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将爵士乐的节奏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创作了著名的《刚果河》;台湾诗人罗门将敲打乐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创作了著名的《都市的旋律》,这或许是不谋而合吧。就具体的技巧而言,东方诗学吸收了西方诗学的如下技巧:跨行(待续句)、象征、隐喻、通感、暗示、跳跃、无标点、意象

叠加、戏剧张力、独创字汇、非节奏的文字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诸如“类似联想法”、“直觉暗示法”、“时空观念的泯灭”等技巧,对有些技巧虽褒贬不一,但均在运用之中。

西方诗学受东方诗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上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美国诗人庞德、艾米·洛厄尔等将中国古典主义诗歌,诸如李白、王维、王昌龄等诗人的作品介绍给美国与西欧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是“来自中国的精神入侵”,艾略特则称庞德为“我们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他们从中国古典主义诗歌中学到的技巧之一是含蓄,用艾米·洛厄尔的话来说就是“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重要东西之一”(《意象派诗选》页76)。正因如此,所以庞德帮艾略特修改《荒原》时大删特删:“那是1922年,我在巴黎把书写潦草、杂乱无章名为《荒原》的原稿呈到他(庞德)的面前,……(它离开庞德的)双手时,约摸缩短了一半,就是发表付梓时的那副样子……”(《美国文学掠影》页108)。庞德将自己的诗作《地铁车站》由三十二行删削成两行。这些都说明他对中国诗话与画论中的“意在言外”、“计白当黑”学得颇为到家。《地铁车站》只有短短的两行:“人群中幽然浮现的张张面孔,/湿漉漉黑黝黝树枝上的片片花瓣。”这首名诗则是他借鉴日本俳句家荒木田守武的名句“落花飞返枝头/一只蝴蝶”,这已为大家所熟知。

如果说,以上是中国诗歌对美国诗歌产生影响的第一次浪潮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古典主义——主要是唐代隐士寒山(又称寒山子)的诗歌——再度在美国诗坛及西欧诗坛掀起浪潮,引起了轰动效应。对寒山诗见仁见智,评价并不相同。有人认为他的诗“从不登大雅之堂”,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隐士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水准在李杜之上:“杜诗虽好,但停留在

人文主义阶段,无法与寒山子、吕洞宾、陈搏的境界相比,连李白洒脱自如也比不上。”(墨人:《两岸诗人与诗》,《葡萄园诗刊》第121期,页8)那么,寒山的诗是否有可取之处呢?持“从来不上登大雅之堂”的看法固然不对,将他置李杜之上也不一定贴切。这里不妨录他的一首诗:“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杳杳寒山道》),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实际水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经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译介了24首寒山诗后,寒山诗随即受到美国青年一代,尤其是“垮掉的一代”与披头士、嬉皮士们青睐,成了“抚慰他们动荡而空虚的精神的源泉”,主要在于寒山诗隐逸超脱的内涵:“寒山的‘天然无价’的原始主义精神和独居荒林寒岩的生活方式,恰好与现代高科技、商业化文明压抑下的美国青年一代对于自然和人性的呼唤融为一体”(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页203)。

加里·斯奈德堪称美国的“寒山子”,他住在加州山间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沉浸于自然,将历史与荒野萦系心中,并曾在日本寺庙习禅九年。他的诗深受寒山诗的影响,在题材、意境、语言和诗风等方面,他的诗和寒山的诗有颇为相近之处,例如加里·斯奈德的如下诗作:“大地一朵花/草夹竹桃在陡绝的/山坡地光里/垂挂在亘广/结实的空间”(《不为什么》);“幼兽们/在潮湿的树叶中翻滚/鹿、熊、松鼠。/新鲜的风擦亮/春天的星星”(《科约特谷之春》);“小木屋和几棵树/在风儿刮动的大雾中飘移……/菜肴在火上炖着/天色已暗,/喝酒”(《收工之后》)。

“生活是一步步的/永不回首的攀登”,写诗亦然。东西方诗学加强交流,互动互补,相互借鉴,诗坛之花会开得更绚烂!

时令小语

上海年俗话今昔

■王坚忍 文

清末民初的上海年俗到现今,很多流传了下来,也有些消失了。流传下来的,形式有所变异,但内含的核心稳固。

对于年俗,清末民初的上海竹枝词均有记载。其中道光年间张春华和光绪年间秦荣光的描绘最为翔实。

春节年夜饭,吃占的比重大。上海开埠前几年,节俭,只有八个菜。张春华:“春盘八簋启家厨”。好客,凡“戚里及所亲来,必饭”,叫“吃年酒”。开埠后,风气转为奢靡,但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我们小时候年夜饭的菜,基本凭票供应,有鱼肉鸡鸭等,比平时好。现在市场物资富饶,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年夜饭丰盛多了。这几年,我家在饭店吃年夜饭,拣一家干净实惠的店,所费不多,全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岁末做年糕。张春华:“家家转粉制年糕”,寓意“年年高”。即揉弄米粉做年糕,再把八月盛开时采集的桂花珍藏,岁末缀于做好的年糕上,色泽鲜艳,芳香四溢染冬装之袖:“桂花细香染寒袍”。我们少年时初一早上吃糖年糕,上面嵌着金黄色的桂花,香气馥郁。现在好像春节吃年糕的人不多了。

水磨糯米粉。“岁除磨粉,比户皆然”。张春华:“隐隐轻雷度短栏,磨匀香稻雪同看。却教纤手争奇巧,果馅翻新斗粉团。”磨盘声声,如轻雷隐隐。第二天,等到水磨粉沥干了,搓成雪白的粉团,压扁,放入果馅,捏成汤团。此俗流传到上世纪末。春节前,我家都要问邻居借石磨,方法和晚清一摸一样,不过馅子不同,猪油黑芝麻(黑洋沙)、肉馅和赤豆沙。现在吃自己包的汤团极少见,大都去超市买袋装汤团了。

水笋烧肉。同治年间竹枝词云:

杨浦记忆

棋有邻

■赵韩德 文

围棋初班级的隔壁,还有两个兴趣班。一是读书沙龙,一是书法。有时棋班散课时间还早,咱就溜到隔壁蹭课。几次下来,发现世上事物,有点相通。

围棋开班时,李老师并未叫大家买棋书,多是在大盘上一点一点的讲解。棋友们却想当然,认为上学读书要买课本,学棋自然要买棋谱,积极性高的还广收博采。最夸张的是老魏。老魏的儿子不懂棋但特孝顺,见父亲每周去上围棋课,便帮老魏买了一大摞棋书,计有:《吴清源名局精解》;过惕生《围棋战理》;陈祖德《超越自我》;小林光一《围棋必胜讲座》……我们于上是叫老魏“博士”。李老师见了老魏的宝贝,连连摇头。李老师敲敲棋盘,大声提醒:一口吃不成胖子,贪多嚼不烂。各位真要买书,先买一本就够。咱们只能挖一口井,但是要出水!不能东一锹,西一锹。有本小册子,非常好,薄薄的——邱百瑞《围棋入门一月通》。邱先生是曹大元、常昊、钱宇平、芮乃伟、王群、杨晖、华学明的老师,这书是他带徒弟的经验之谈,实用!

老魏的儿子毕竟孝顺,且不负众望,在网上给咱班每人买了一本。很便宜,10来块钱。真是“一月通”啊!从第1天安排到第30天,跟旅游合同似的,天天有内容。从“围棋的基本知识”、“劫、眼和吃子”,到“对杀的基本技术”,直至“实战分析”。李老师讲究“挖井”,而且只用一把锹,一把好锹。

某日散课后到两隔壁去蹭,先到读书沙龙。

沙龙里讲读书之道的先生很有名,鹤发童颜,姓黄,大家叫他黄老,咱

“年年吃惯合家欢,鲜肉红烧水笋干。”这道菜前些年上海春节还有,将笋干浸泡在水里发开来,再切成片与肉一起红烧。此菜为沪滨独有,味清而腴。

贺岁名刺。秦荣光:“帖飞贺岁满城红”。当年送红色的用毛笔写上自己姓名的名刺(名片),亲朋间互相贺岁。往往朝门缝塞进去一张而去,表示“我来过了”。故送完回到自己家中,发现台阶上一片红彤彤的名刺,都是别人送来的。那时尚没有邮递员,现在贺年卡与当年贺岁名刺的作用相仿,也是恭贺新禧,互通款曲。不过请邮局代劳罢了。

写春联。张春华:“艰难最是杖头钱,灯下风翻五色笺。有客可怜寒彻骨,冻毫冰砚写春联。”当年寒士于稠密处,顶着凛冽北风,在一张破桌上抖索索地写春联卖钱过年。到民国时犹有穷读书人卖春联。近年来,每逢春节前,上海一些书法家会在街头挥毫写春联赠送市民。

压岁钱。秦荣光:“红线串分压岁钱”,挑选“轮廓肉好者”铜板,用红头绳贯穿一百枚,称“百岁钱”。至民国改用纸币,外包红纸:“至少一元,多则五元、十元、几十元,都无一定的。”现在改用红包,里面塞百元大钞,数目也无一定的,且也像选铜板一样,最好崭新的。

帮困。张春华:“如何冷灶尘生釜,好向何人诉侧凄?”当年上海老城厢贫困者。“每艰于举火”,有慈善者登上城墙,见哪家烟窗不冒烟,“掣钱米盐叩扉,不告所自”,做好事不留名。于是,“黄昏初见万家烟”,贫困者的烟窗也与城中万家烟火一起冉冉升起,过春节啦。此仁厚之风延续至今,每年春节前,单位领导或志愿者个人,也会向贫病者送钱米油,“送温暖”。

也跟着叫。据说黄老不写新诗,专写格律诗,格律词,写的讽刺诗打油诗都有格律。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抑扬顿挫,高山流水。这玩意儿咱一听头就大,先生却乐在其中。老先生说大家可以用上海方言念古诗,凡短促、声大、音往下的就是“仄声”,很容易分。如此云云之后,老先生满面笑容的问答听众的提问——“选什么书读?”

“读啥书好?您只需记住两条:一是书要薄;二是这本薄书要经过反复再版,这书就是好书,是时间和历史打造过的精华。选好一本书,读透。譬如《唐诗三百首》,收77家,311首。您能熟到脱口而出,您的古文水平,就是研究生。——附带讲一下,最古老的《诗》三百,实际为305。在古代,您不熟《诗》,就会被批评语言无味;您不熟《诗》,甚至不能当外交官。……又譬如宋朝有个宰相,半部论语……”

原来老先生是一本书主义,也是小册子、薄书。

再蹭书法班。想不到书法班康老师也在讲“挖井”。康老师以其狂草在上海市民文化节书法大赛中获得第N名,作品上了集子,颇自负。他正在评说某位学员的毛笔字:

“你又是隶书,又是楷书,又是草书——朋友,你是一下子在挖三口井!东挖挖,西挖挖,弄到最后,花了力气,花了时间,一口井都挖不成!知道吴昌硕吗?写了一辈子石鼓文……老师我,咬定怀素自叙帖。”学员脸红红的辩解说:“……我喜欢……”你喜欢,天下可喜欢的东西多呢!学得过来!康老师劝你先挖一口井挖好!“我看,你先练楷书吧,也不要王羲之钟繇智永苏东坡赵孟頫欧虞褚薛的什么都学,就学颜体;颜体也只学一本,《告身》。写三年再退。”学员颔得红红的诺诺而退。咱在一旁听得五体投地。心想围棋班毕业后,一定来康老师班报个名。